



曲法伦近照

# 曲法伦：光荣在党七十年

在千年古镇夏店街,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慈祥老人,时而低首深思追寻昨日硝烟弥漫战场难忘的岁月,时而谈笑风生称颂今日新时代新发展带来的巨变。这位老人叫曲法伦,今年94岁,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已光荣在党72年。

## 苦难童年

1928年7月,曲法伦出生于汝州市(原临汝县)夏店镇夏南村一个穷苦人家。然而,他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欢乐。他上面已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曲长学和母亲张双靠种几亩薄田和给地主打短工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父亲最疼爱小儿子曲法伦,在夏东村一地主家打工时,他常把地主发给的馍揣在怀里,晚上回家分给几个孩子吃,并多分一点儿给小儿子,怕饿坏了曲法伦。

在那个黑暗的世道,穷人是没有活路的。纵使父母当驴当马,受尽人间罪,也没有改变家庭贫穷的境遇。一家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不遮体,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为谋生路,大哥曲法俊沿街乞讨四方,二哥曲法元过继给同族人,三哥曲法荣被拉壮丁惨死在福建,曲法伦成为这个家的唯一希望。

## 秘密入党

夏店街地处市区西北部,为汝州、登封、伊川三县接合部,是古宛洛茶马古道重要驿站。1947年11月17日,陈谢兵团九纵26旅76团在旅长向守志率领下,攻克夏店街,歼敌500余人,于普照寺前击毙匪首王文正,缴获轻机枪3挺,长短枪243支。夏店镇第一次解放后,汝州、登封和伊川接合部残匪盘踞在夏店北部深山里,负隅顽抗,绑架、暗杀革命干部,抢掠群众,对抗革命政权,妄图东山再起。

1948年9月,受临汝县委指派,从山东解放区过来的干部霍华章带领姜明顺、于家祥、邢毅、江水、余洪发、赵应雪等7人组成的武装工作队秘密进驻夏店街。经广泛发动群众,农历九月初五,五区区委、区政府在夏店街宣布成立,区政委霍华章、区长李长枚,副区长于家祥,副区长姜明顺。当晚选举产生了夏店村农会和村政权。平根保为农会主席,贾坡、呼宗贵为副主席,甄平氏(平书华)为妇女委员,郭青、白庆林、甄老虎、平和尚、平川等为农会委员。

1949年3月的一天,在夏店街荆河北岸毛塌洞附近的一块麦地里,曲法伦因出身贫苦、胆大心细、手脚麻利,经五区副区长邢毅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邢毅向曲法伦讲革命的道理,告诉曲法伦即日起他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叮嘱他要暗地里活动,不要暴露党员身份,单线和邢毅联系,要暗地了解地主、土匪活动,宣传发动群众土改。

## 剿匪白沙沟

陵头镇北部有一条南北30里长的白沙沟,山高沟深林密,自古土匪多、刀客多。临汝县解放初期,白沙沟属于五区夏店管辖。土匪经常三五成群搞破坏活动,但县大队剿匪时,却又找不到土匪窝点。为广泛发动群众,惩治顽匪,五区抽出骨干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白沙沟各村,白天进行土改,把地主恶霸掠夺的财产分给群众,晚上召开群众诉苦会,揭露地主、土匪勾结残害人民的罪行。

当时,曲法伦兼任区政委霍华章的警卫员,负责保卫霍华章和工作队的安全。曲法伦枪不离手,寸步不离跟在霍华章后面,保持着高度警惕。霍华章率领工作队到白沙沟逐村宣传党的政策,一些出身贫苦被迫干土匪的群众纷纷向政府自首,分化打击了土匪。一些地主、顽匪对工作队恨之入骨,伺机报复。

有一天晚上,曲法伦跟随霍华章刚转移到白沙沟西北部李窑村一堡垒户家,还没有睡下,就听到外面大街上有激烈狗叫声。住在外屋的曲法伦迅速持枪把住了屋门,屏住呼吸听外面动静。村长冲了进来,说柏崖山上土匪下来了,让霍政委赶快转移。

霍华章和工作队迅速往西越岭向夏店街方向转移,曲法伦和其他2名警卫员在后面掩护撤退。

“工作队没有跑远,追!”土匪仗人多、地形熟悉,边追边射击,子弹在众人头顶上飞过。

情况紧急,曲法伦和其他几名警卫人员散开距离立即举枪还击,并把土匪向相反方向引。因不明情况,土匪不敢贸然进攻,双方对峙了起来。听到枪声,邻村民兵武装也从远处鸣枪赶来支援,土匪以为区干队赶来了,迅速向柏崖山上逃窜了。

事后才知道是李窑村一个地主碰巧在自家门口看到了工作队秘密进村,就让儿子迅速向附近柏崖山上土匪通风报信,发生了这场战斗。

## 活捉张文宪

民国时期,小屯人刘殿宽在伊川、临汝、鲁山一带拉杆干起了“趟将刀客”,能使双枪。因仇人多,刘殿宽先投靠“五区司令”平文正,夏店解放后,又收拢土匪到段村投靠匪首张文宪。张文宪是陵头黄岭村人,曾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团长,回乡后拉起一股土匪,在段村一带称王称霸。段村是五区十大村之一,张文宪自封村长。张文宪知道刘殿宽不好惹,表面上安排刘殿宽到白沙沟一带活动,但十分恼火刘殿宽来和自己抢地盘。听说解放军要活捉刘殿宽,张文宪派土匪暗中跟踪刘殿宽,将刘殿宽在白沙沟的几个落脚点报告给了政府。

1948年3月26日凌晨,解放军75团第3营在朱沟郭屹挡村的几孔窑洞窑内,再次活捉刘殿宽。农历二月十八,刘殿宽在县城北大操场(原汝州大厦处)被枪决。张文宪既让解放军除掉了刘殿宽,又因报信有功被委任为段村村长,阴谋得逞。1948年底,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五区决定撤销段村行政政权,建立段村乡政府,任命山东南下干部江水为乡农会主席,平根保为乡长。1949年元月初的一天上午,江水、平根保、曲法伦等带领区干队十余人,来到段村村公所,宣布区委决定,让张文宪交出村里武装,共同建立乡政权,张文宪当即表示不满。江水宣读了县政府的任命,张文宪才同意第二天缴枪。江水决定下午动员群众,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县政府任命,让张文宪也参加。

晚饭后,平根保等人摸黑去通知村积极分子来开会,在半路上听到了张文宪等土匪的阴谋对话。

“大哥,咋说了?干脆把他们整了,我们拉到东大山,整整队伍,把县城攻下来,咱也痛快痛快,何必受这窝囊气!”几个心腹土匪说。

“你们几个去朱沟、杨沟、王湾几个村,把持枪的人全部带来,今天晚上他们要开会,安排几个兄弟藏在村公所天窑里,在村公所大门口路南竹园埋伏5个人,别的人上村公所临街房子上,来一个一窝端。我回去开会,稳住他们,看我信号行事。”张文宪交代完就往村公所走去。

平根保等人也迅速赶回村公所,把情况汇报给江水。因敌我力量悬殊,江水让大家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村公所院子里挂了5盏马灯,灯火通明。因害怕张文宪,不少群众都很紧张。

“江主席、平乡长,人马来齐,听说要建乡,大家可高兴啦!”张文宪在故意放“烟雾弹”,为行动做准备。

“老张,你帮助捉刘殿宽有功,在村里真有威信。今天晚上人比较齐,我们出去再商量一下,连明天会内容一块开算了。你先维持一下会场秩序。”江水带领区干队走出村公所,金蝉脱壳,迅速撤回了夏店街。

当晚,五区区委召开会议,决定逮捕张文宪,并做了详细部署。

第二天一大早,奉五区区委的命令,在江水带领下,曲法伦组织区干队120余人向段村进发,去捉拿张文宪。当时枪支较少,部分人员还拿着大刀、长矛。

到段村后,曲法伦组织区干队先把各制高点全部控制,封锁了所有出入村路口,没有惊动张文宪。

安排妥当后,江水、平根保、曲法伦等20余人进了村,去喊张文宪的大门。

“江主席,你们咋整的,昨晚一声不吭就走了,让群众瞎等了半天。”张文宪一开门就在街上开始假惺惺地发牢骚。

“我们临时接到上级通知有重要事,就回去了。”江水不冷不热地回答说。

“现在咋办?还通知不通知会?”张文宪心里有鬼,急于脱身。

“先别走,我们有事到村公所商量。”平根保说。

到了村公所,看大家做好了准备,江水突然厉声喝道:“张文宪,老实交待你昨天晚上的阴谋,争取宽大处理。”

张文宪看阴谋败露,猛然将手伸向腰间。曲法伦、白庆林等迅速举枪对准了张文宪,与此同时,李栓从张文宪腰中抽出了20响手枪。其他人一拥而上,将张文宪五花大绑,看管起来。因张文宪事先让匪徒们撤出了段村,结果一个土匪也没有搜到。曲法伦等区干队员把张文宪五花大绑押到了五区政府夏店街。

五区区委立即组织突审张文宪。张文宪自恃协助解放军活捉刘殿宽有功,说抓错了人。因没有充分证据,区委决定,只要张文宪有悔改之意,承认错误,交待问题,就可以恢复自由。

看押第三天,张文宪只交待了除掉刘殿宽是为了干段村村长,并承认自己藏匿了一批枪支。但曲法伦带领区干队去段村起获枪支时,已被土匪转移。张文宪隐瞒了伺机暴乱的险恶阴谋。

考虑到段村距县、区太远,村情复杂,经请示上级后,五区区委决定将段村乡公所迁到养田村,改名申坡乡,范中光任乡长。

3月14日,张文宪被曲法伦等人押解到申坡乡,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检讨后,当场释放。张文宪怀恨在心,第二天就组织举行土匪暴乱,杀害了申坡乡乡长范中光。

## 看押呼宗贵

1949年3月15日,以土匪头子刘金岳、郭老六、张文宪等为首,串通混入革命队伍内部少数反动分子,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一、五区”(一区驻地安洼,五区驻地夏店)土匪暴乱。暴乱匪徒先后围攻一区政府及王堂、申坡乡政府,枪杀庇东乡指导员杨树德、申坡乡乡长范中光及通讯员三位同志,破坏了一区政府和6个乡镇政府,21个村农会。土匪暴乱发生后,中共临汝县委立即调新成立的县独立团和一、五、七区民兵进行清缴。经过2天追剿战斗,将暴乱匪徒击溃,俘虏匪徒72人,收缴枪支47支。

呼宗贵是夏店街夏东村农民,家境贫穷。五区政府成立时,任夏店村农会副主席,后在一、五区土匪暴乱中叛变,后被免职。

五区区长陈子秀(匪首陈世魁的近门孙子)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他接受匪首陈世魁指令,预谋在五区夏店乡串联动暴乱。陈子秀利用高官厚禄许愿、利诱、威胁,拉拢五区政府中立场不坚定的农会干部和人员,发展内线,秘密做准备。

3月15日上午,在五区公所北隔壁平家祠堂后院,陈子秀把五区夏店乡农会副主席呼宗贵拉下了水,并让呼宗贵把农会主席平根保叫来,准备策反平根保。

面对陈子秀准备血洗农会和区政府的威胁和反动宣传,平根保表面上答应了陈子秀,晚上到区委驻地夏店东街私塾学校,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区政委霍华章。五区连夜召开区干部全体会议,在会上设计逮捕了陈子秀等准备暴乱的骨干分子,接着,又连夜作战,到各村秘密逮捕了准备参加暴乱的土匪分子,迅速控制了五区夏店乡局势。

在威胁平根保的当天下午,陈子秀和呼宗贵又在平家祠堂阁楼上密谋暴乱事宜。曲法伦到区政府汇报工作,经过平家祠堂,听到有人在阁楼上说话,就想过去看看究竟。

“法伦,上来吧,吸袋烟。”在阁楼上呼宗贵发现了曲法伦在偷听,叫住了曲法伦。

曲法伦到阁楼上,发现地上到处都是烟灰,预料他们二人在此说话已多时。

“没啥事,我走了。我吸烟不咋着。”吸过一袋烟后,曲法伦决定离开。

“慌啥哩。看在街坊的面上,给你透个信。国军马上要打回来了,这世道要变,只杀‘老八路’,不杀‘土八路’。老弟,你要为将来考虑考虑。”呼宗贵看着曲法伦试探着说。

“共产党对咱们不信任,你看前两天把我们的20响盒子炮换成小擗子了,听说过两天还让我们缴枪,不用我们了。不如我们先下手,把共产党撵出夏店街。”看曲法伦一脸迷惑,呼宗贵火上浇油地煽动着。

“我看共产党对咱们不赖,换小枪就用小枪吧。咱又不是什么大领导,用不着20响。”说罢,曲法伦准备下楼走。

“我们随便说说,出去别声张。”陈子秀怕事情败露,再三交代曲法伦。

曲法伦回家后,一夜没有睡好,脑子一直思考着呼宗贵他们在阁楼上说的话,不明白呼宗贵为什么这样说。

第二天一早,曲法伦来到区政府,找副区长邢毅汇报呼宗贵昨天在阁楼上说的话。

“他们想暴动。昨天晚上已被逮捕了。他们想拉你下水,你没有让我失望,好好看押他们。”邢毅拍着曲法伦的肩膀充满信心地说。

听了这话,曲法伦才明白昨天是怎么回事。

“这屋里有吃蛋,给我找块门板做床吧。”羈押在看守室的呼宗贵大声喊叫,看四下无人小声和曲法伦套近乎,央求曲法伦放了自己,承诺出去后给曲法伦重金,想逃跑。

“我不会放你走的。你放老实一点,好好反思吧!”曲法伦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呼宗贵的要求。

看守室里的呼宗贵悲哀地闭上了眼,不再大声嚷嚷。

## 宁庄放粮

1960年,曲法伦在陵头公社宁庄村驻队。看到地里庄稼颗粒无收,群众忍饥挨饿,作为公社驻村干部,曲法伦苦苦想办法,避免群众出去逃荒要饭。

曲法伦在宁庄村西头边走边思考问题。突然,他看到大路边上有三间破旧的大房。走上前一看,只见大房门上锁且贴着封条,窗户被堵得严严实实。

这是谁家的房子?里面有什么?曲法伦找来一把钳子,撬开了门上大锁,推开了布满灰尘的门。

三间屋子盛满了大麦。曲法伦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重新锁好大门,找到宁庄村主任询问那三间屋子的有关情况。

村主任告诉他,那三间屋子原是宁庄村一个地主的仓库,因地主势力大,房子前两年才充公上锁,地主暗地里威胁不让群众靠近,至于仓库里存的什么没有人知道。

得知这个消息后,曲法伦一路小跑来到陵头公社,找党委书记宁华登科汇报情况。

“华书记,宁庄村群众没啥吃,快饿死人了,你说咋办?”

“现在公社也没有余粮。你是驻村干部,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那以前地主的余粮敢不敢动?”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只要为老百姓好,啥都敢动。怎么,有办法了?”

曲法伦笑而不答华登科书记的问话,心里有了底。

当天晚上,他召开宁庄村党员干部会,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

在曲法伦的指挥下,宁庄村群众出动车辆把地主仓库储藏的大麦全部拉了出来,运到庄上。接着,又组织群众利用人力和机器把几千斤大麦粉磨成了面粉。

第三天,宁庄村更加热闹。曲法伦让村组干部组织全村妇女把家中烙馍用的鏊子全搬到大队院,在垒成的一排排锅台上,男人烧火,女人烙馍,把大麦面粉烙成馍,直烙一天,宁庄村上空飘散着一股久违的烙馍香。

曲法伦让宁庄村主任按每户人口数把烙馍发到每家每户,不能漏户漏人。群众看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笑了。

就这样,曲法伦先后组织群众3次烙馍,让宁庄村群众度过了那个灾荒年代。

前几年,曲法伦到宁庄村看戏,戏台下,有几个宁庄老人认出了他,向他作揖道谢,让村里的年轻人感谢曲法伦,说没有那三次烙馍,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宁庄村了。

“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没有党委书记宁华登科撑腰,我也不敢那样做。”曲法伦谦虚地说。

## 永不褪色

从1949年3月参加革命,无论剿匪反霸还是经济建设,曲法伦始终都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发挥了先进作用,成为夏店镇党员的一面旗帜。2016年7月,曲法伦被中共河南省委授予“50年以上老党员荣誉证书”;2021年7月,曲法伦被中共中央授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自从成了党的人,对党我做到了问心无愧,是非功过让别人去评说吧。”曲法伦总是这样谦逊地说。

(本文参考了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和原汝州市政协委员刘小根提供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申